

書叢藝文兵農工

功補貴永趙

著 玉 質 王

版出店書聯三知新 · 書讀 · 活生

872·P32·46K·P.58·\$1,3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

星光印刷廠承印

北京遠90001—20000冊

· 發 行 者 ·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北京分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

趙永貴揹着槍，押着俘虜，回到伙房交
給事務長。

趙永貴補功

BW/528/16



“部隊上岸了，敵人退却了。營長命令停止發砲，我想放開手，手掌釘在砲筒上了。”

手



散了隊，李殿德向回走的時候，劉成財却從身後叫住他，手裏拿着皮帶說道：“班長，皮帶還是你繫吧！”

一條皮帶的故事



李發和張大國雖然不懂話，却懂得他這
喊叫的意思，急忙搖手表示：“不要你的禾！”

劉鵬

目次

趙永貴補功	一
手	九
一條皮帶的故事	一七
割稻	三

趙永貴補功

向丁三柱家送喜報的事情，趙永貴永遠也忘不了：那天區長親自帶着雄糾糾的民兵，扛着紅纓槍的農民，穿着紅紅綠綠衣裳的婦女，打着紅旗，敲着鑼鼓，排着隊向三柱家送喜報。院子裏擠滿了人，這個說：『看看人家也算養過一回兒子！』那個說：『三柱子中狀元啦！看，區長給報喜！』最後，區長還拉過一匹棗紅色的大馬，拴在槽子上，對丁老頭說：『丁老爺！三柱子在前方立了功，當英雄啦，咱全縣都沾着光，這匹馬是縣裏送英雄家屬的。』……

原先，丁三柱和趙永貴都是區中隊的民兵，也都從爺爺輩上就是張山虎家的佃戶。三柱子從小給山虎家放牲口；永貴給山虎家放豬。爺爺們蹣跚一輩子，累死了，落個土壓臉，連口棺材也沒掙上。爹爹這一輩上也都是受窮遭罪大半輩子，直到『八一五』後，共產黨來了，興起窮人翻身，鬥倒張山虎，分到地、房子，才算成了家人家。後來，區裏訓練民兵，三柱子和永貴兩人都參加了。——這都是去年秋天的事。

到今年過了年，上級號召參加主力，丁三柱第一個報了名；那時，永貴到外區出差，趕回來，三柱早走了。趙永貴向中隊長請求到前方，中隊長說：『到前方去的都走了，有決心下次再去。』那知三柱子到前方不到兩個月就立了功，捎回了喜報。送喜報的那天，永貴也去了，心裏却一

3

方面是歡喜的了不得，另一方面又怨恨自己沒得去參加主力。若不然，說不定也會立上一功，爲人民立功那該多麼光榮啊！

從此，永貴去前方的心就更切了。

直到夏季戰役，永貴才真的升主力了。那時的快樂當然是說不完的。可是，到編班的時候，指導員嫌他個子小，要他當炊事員。他一想：下班當個戰鬥員多好，打仗時可以立功，當炊事員就是做飯，有什麼意思呢？可是又一想：參加革命作什麼都是一樣，立功也不在這一時，於是，就接受了分配，下伙房了。

五月節，四平戰鬥打的特別激烈。趙永貴天天做飯，飯熟了，挑起兩個水桶——一桶飯，一桶菜——平搨平搨的向火綫挑去。伙房離火綫足

有四五里路。一到陣地，同志們都圍攏來，談着，笑着，吃着。有時，常聽到誰誰立了功，趙永貴心裏就像有個毛毛蟲似的，呆呆的瞎想上一陣。

一天早上，趙永貴挑着空担向回走。這是條剛剛追擊過敵人的大街，路上扔着敵人竄逃時慌忙丟掉的鋼盔、美國被子，也間或躺着幾個血肉模糊的敵人屍首。當走到一道街頭，猛聽到地堡內有人嘰嘰喳喳地說話，趙永貴一判斷，定是敵人。他自己沒帶武器，本想回連報告去；又一想：回去回來說不定敵人會跑了；再說，成天價想立功，這還不是個機會嗎？想着，就輕輕地放下水桶，拿着扁担，蹣手蹣腳地走到地堡跟前，一個箭步，跳上地堡頂，喊道：『快把槍倒着遞出來，不然，要打手榴彈了！』喊完了，裏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。趙永貴急了，把扁担加勁在地

堡蓋上一頓，厲聲喝道：『不遞要放爆破筒了！』這回，敵人沉不住氣了，直嚷『繳槍』，四支步槍倒着從槍眼遞出來。趙永貴拾起一支槍推上子彈說：『都拍着巴掌出來！』趙永貴指着槍，押着俘虜，回到伙房交給事務長。

事務長拍着手稱讚趙永貴說：『真有兩下子，這回可該記功了。』趙永貴聽到事務長的話，暗暗感到欣喜，心裏像開了花似的高興。

撤出四平的頭一天，事務長負傷轉到後方去。夏季戰役休整時，全連都進行評功、記功；唯獨趙永貴的功沒評上。這原因：一個是趙永貴的功勞事蹟只有事務長知道，事務長偏偏不在；另外，連裏評功、記功，都是戰鬥員的事，就忽略了炊事員。而趙永貴自己也不好意思給自己提

功，所以這事就壓下了。

秋季戰役中，趙永貴的工作是更忙了，要行軍，要做飯。日子多了，記功的事也逐漸淡漠了。事務長休養回來時，正忙着行軍打仗，沒有工夫提這事。

秋季戰役結束，連裏又多了一批新功臣。一天，趙永貴到四班，正碰到連文書和四班長談話。文書手裏拿着一疊鮮艷的喜報。趙永貴這時才又觸動了一件忘了好久的心事。回到伙房，想起指導員昨天點名時說的幾句話：「現在上級指示補功，立了功沒得記的，只要有事實，都要提出來，經過民主討論，通過的就給記功！」趙永貴反覆的想了想這句話，便決心找事務長談談去。

晚上，趙永貴找到事務長，把四平戰鬥的那件事，和幾個月悶在心裏的話都告訴他了。最後說：『這件事就是你知道。算不算功讓大家評評，就是不算功我也沒怨言！』事務長聽了，拍着大腿埋怨自己太馬虎，以致把事情給忘了。當晚事務長就源源本本的把這事向指導員彙報了。

第二天，全連召開補功大會。趙永貴上台，把四平戰鬥俘敵、繳槍的事都講了。他講完，台下是一陣激烈的噼噼拍拍的鼓掌，拍的趙永貴臉上通紅。事務長作過補充，大家討論，果然通過給趙永貴補記一大功。

趙永貴的功績像陣風樣傳遍全營、全團，大家像故事樣的講着。團報上第一條就登着趙永貴立功的消息。團首長撰文號召全團炊事員都要向趙永貴看齊。

這時趙永貴又想起春天向丁三柱家送喜報的那回事來，一想到自己的喜報也很快就要送到家，心裏就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寬舒和快樂。

一九四七、十二、廿七於彰武縣馬丈房

手

海南島渡海先鋒營營長對我說：

『給你找個人來談談渡海作戰的英雄故事，好不好？』

我說：『好！是誰呀？』他沒有理會我，大聲地喊着：『通訊員，去把趙連有喊來。』轉過頭來向我說：『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！』

趙連有是個什麼樣的人物？他創造了什麼樣的英雄事蹟呢？——

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通訊員帶着一個人走進屋來。營長向我介紹說：

『這就是趙連有同志。』

我伸出手去，發現他兩手都纏着藥布，才縮了回來。

『現在還沒有好，』趙連有笑着說：『再過一個月就可以握了。』他說他負傷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但一談到海南島戰鬥，他好像受了意外的刺激一樣，立刻抽動一下身子，不安地說：

『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談海南島戰鬥，海南島戰鬥打的多長啊，但我只參加了第一天一兩個小時的光景，因為兩手負傷，登陸後就沒法繼續戰鬥……』

他幾乎是在難過了，我忙用話岔了開去：

『你這兩個多月的時間中，兩手就是這樣僵着嗎？』

『嗯！』他說：『討厭死了，爲了這兩隻手，一個專門衛生員招呼我，